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Pragmatics

语用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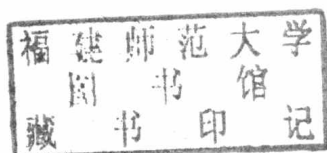
Yan Hua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Pragmatics 语用学

Yan Huang



1035409



T103540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9-4431

© Yan Huang 2007

Pragmatics by Yan Hua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7. This reprint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sale/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This reprint is for sale/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 2007 年出版。该影印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 = Pragmatics: 英文/ 黄衍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语… II. 黄… III. 语用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2225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魏 博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导读

◎ 何自然 吴亚欣

本书作者黄衍于南京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留学英国深造，师从著名语用学家Stephen C. Levinson，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再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曾在这两所大学及雷丁大学执教。黄衍现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系教授。

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关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基础著述相继出版（Leech, 1980; Levinson, 1983; Green, 1989, 1996; Davis, 1991; Blakemore, 1992; Mey, 1993, 1995; Thomas, 1995; Grundy, 1995, 2000, 2008; Yule, 1996; Verschueren, 1999; Peccei, 1999）。这些专著反映了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语用学的理解。基于不同的写作目的，他们对语用学的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学术思想作了各有侧重的介绍，其中的论题，如指示语（deixis）、含意（implicature）、前提（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s）等，因为是语用学的经典论题，所以几乎任何一本语言学的语用学（linguistic pragmatics）基础著述都有所涉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语用学的深入研究，人们在普通语用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语用学新兴分支学科，如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实验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所以在过去的10年中，如果问及语言学的语用学方面的研究到底有何进展，黄衍的《语用学》一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周全的答案，展现出一幅比较完整的语用学研究图景。此外，这本书对语用学与句法学以及语义学的界面（interfaces）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正如作者所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部崭新的、权威可信的、内容新颖通达的关于当代语言学的语用学方面的概述性专著”。

本书的第一章是对全书主要内容的导引，作者首先指出，正处在迅速发展中的语用学受到众多领域——语言学、哲学、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

和符号学等学者们的关注；作者在承袭Levinson (1983) 对语用学定义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这门学科的定义。接着，作者又简单回顾了语用学发展的历史。语用学诞生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Charles Morris、Rudolf Carnap和Charles Peirce等人的论著。Morris在他的符号学中提出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分支，他认为语用学是对符号及符号解释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分析哲学中出现了理想语言哲学学派 (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 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两大对立的阵营。前者致力于人工语言逻辑系统的研究，这为今天的形式语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则对日常语言感兴趣，主要人物包括Austin、Grice、Searle以及Wittgenstein (主要指其后期思想)，尤其是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和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它们成为了后来语用学发展的里程碑。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不同意Chomsky把语言形式与功能割裂开来的、主张生成语义学的学者们，如Katz、Ross、Lakoff以及后来的Horn、Fillmore、Gardar等纷纷撰文，把Bar-Hillel曾称之为“废纸篓”的语用学加以清理，从而大力推进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语用学因此取得了重大发展。1983年Levinson所著的《语用学》一书对语言学领域的这个新的分支作了系统的论述，它标志着语用学时代的正式开始。自此，语用学阵营不断发展壮大，新的理论不断涌现，预示着语用学发展前途光明。

当代语用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两大流派，即所谓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前者认为语用学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与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地位相同；后者对语用学的定义则较为宽泛，认为语用学是可以对语言行为的各个方面提供解释的一个功能综观，这样一来，语用学就成为语言交际的一种理论。两者相比，欧陆学派更接近Morris的初衷，但是本书作者却认为这个学派的研究视野过于宽泛，语言学的不同分支只可能在这一庞大的语用学旗帜下形成暂时的联盟，这种无所不包的“综观”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明确可行的学术领域。相比之下，英美学派对一个从分析哲学中继承下来的传统论题给予关注则更有利于确立语用学学科性质的连贯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因此，本书与Levinson的《语用学》相同，采用英美学派的语用观。

本书的作者认为，语用学作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偶然。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语用学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语用学研究的必要性归因于语言存在不确定性。语言使用的现实表明，孤立于语境之外使用的语言，其语义在很多情况下极难确定，必须借助语言外的知识，诸如语境、现实世界的知识和推理，才能确定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这方面只有语用学才能胜任，而其他

语言学分支则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语用学的研究可以简化语义学和句法学的学科范畴。按照元理论提出的简约原则,即对任何现象都应给出最简单的解释^①,如果语言学理论的完整体系中缺少了语用学,句法学和语义学都很难符合元理论原则的要求。所以,为简化句法学和语义学的理论假设,语用学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也是必需的。

为方便全书主体部分内容的展开,本书的作者首先对语义学和语用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作出阐释。句子意义和命题内容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句子(sentence)是词语按照语言的语法规则作出的排列组合,它是受语法制约的抽象结构。句子意义(sentence-meaning)指的是这种抽象结构未被具体使用时的意义。命题(proposition)是句子对外部世界事态作出陈述的内容。一个句子的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指该句以陈述形式表达出来的意义。与句子不同,话语(utterance)指的是语言的具体使用,它可以只是一个词或词组,也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句子。也就是说,当句子由说话人在某一具体的场合下、为达到某种交际意图而使用时,这个句子就由抽象的结构变成了具体的话语。话语意义(utterance-meaning),或称说话人意义(speaker-meaning),则是说话人通过使用该话语而意图表达的意义,它属于语用学研究范畴。如以抽象程度排列,命题最为抽象,句子次之,话语则更次之。

本书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语用学的中心论题,第二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则谈及语用学及其界面的研究。在第一部分作者依次谈了含意、前提、言语行为和指示语。与其他语用学教科书的安排不同,作者把含意作为语用学中心论题内容的首要部分,一开始就介绍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如果说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及该原则中的四个准则(maxims)是会话含意理论的核心,那么Grice的非自然意义理论(non-natural meaning/meaning_{nn})则是正确理解此核心理论铺垫。“当且仅当(i)说话人S意图听话人A想到p; (ii)说话人S意图听话人A识别其意图(i); (iii)说话人S意图听话人A对其意图(i)的识别是听话人A想到p的首要原因”;此时我们就认为“说话人通过对听话人发出话语U来表达一种非自然意义p”。这里所说的“非自然意义”,也可叫做“说话人意义”(speaker-meaning),也就

① 元理论或超理论(metatheory)即从更高层次阐释某种理论的理论。元理论原则(metatheoretical principle)指简约原则,又称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指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和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简化论题的原则。奥卡姆剃刀原则说的是: "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通俗解释为: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the simplest solution is the best." (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以最简约者为最佳之选)。参考网页: <http://www.ling.ohio-state.edu/~odden/603/occam.pdf>

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语用意义。显然,要推导出语用意义,主要关系到说话人意图表达什么意义以及听话人如何成功识别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在理解了非自然意义的基础上,Grice认为说话人表达其意图可以通过(i)严格遵守四个准则;(ii)悄悄地、不让听话人觉察地违背某一准则;(iii)宣布不遵守某一准则;和(iv)有意不去遵守某一准则等方式,让听话人推导出说话人所表达的会话含意。本书作者又进一步区分了说话人通过严格遵守和故意不遵守诸准则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会话含意,以及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之间的差异。作者还指出,会话含意具有可取消性(defeasibility/cancellability)、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ity)、可明述性(reinforceabi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等六大特征,这里的第五个特征指会话含意无需多说就能明述,它有别于Levinson(1983)所开列的第五个特征——不确定性。此外,这里的第六个特征,即普遍性,是作者提出的新见解。接下来作者介绍了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Horn和Levinson提出的两种新格赖斯语用论(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ies),较详尽地阐述了Horn系统的Q[quantity]-principle(数量原则)和R[elation]-principle(关系原则)以及Levinson系统的Q[quantity]-principle(数量原则)、I[nformativeness]-principle(信息原则)和M[anner]-principle(方式原则),用大量详尽的例子解释了Levinson的含意观。本章最后一节讨论了Grice提出的规约含意,并对规约含意和会话含意进行了比较: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对句子的真值没有影响,都和说话人或话语有关,但与命题或句子无关;而二者的区别之处则在于规约含意并非依靠合作原则及其诸准则推导出来,同时亦不具有可推导性、可取消性、不可分离性及普遍性等会话含意特征。

本书第三章介绍前提。前提是哲学家、语义学家、语用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简言之,前提是某一话语合适性的先设条件,其产生一般与词汇性或结构性前提接触发语有关。前提也是一种语用推理,与会话含意相似,受不同的语境因素制约,它也可能被取消。但是,在句子命题被否定的情况下,句子的前提依然成立。另外,当把一个句子嵌入另一个句子,从而构成一个复合句的时候,从句原有的前提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会保留,这就是所谓的前提的映射问题(projection)。关于前提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最早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前提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是Karttunen和Stalnaker提出的过滤—满足分析(filtering-satisfaction analysis),探讨的是前提的不可取消性的问题。与此相反,Gazdar在前提的取消性分析(cancellation analysis)中论证了前提是可以被取消的,这一理论在研究前提的映射问题方面很有影响。结合上述两个理论,Heim提出了适应分析(accommodation

analysis), 通过检验句子的命题能否适应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 得出句子的前提是否成立。前提问题不单独是语义学或语用学的问题, 需要二者联手才能找出更好的解释。

本书第四章讲言语行为。“言即行”的观点也是语用学研究中广为人知的观点。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下, 牛津大学哲学家Austin提出关于言语行为的见解。逻辑实证主义认为, 如果一个句子不可以被证实的话,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没有意义。Austin认为这有悖于语言使用的现实, 于是他把句子划分为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表述句(constatatives), 并进而把施为句分为带施为动词的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不带施为动词的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 然后又提出了施为句的合适性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 Austin逐渐发现了只提施为和表述句子二分说存在缺陷, 于是放弃了二分说, 改提言语行为三分说, 即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此后, 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由Austin的学生、美国哲学家Searle继承与发展。Searle总结出了言语行为得以实施的四个合适条件: 命题内容条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预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真诚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和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 并把言语行为分为阐述类/断言类(representatives/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和宣告类(declarations/declaratives)五类。Searle的另一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理论。关于间接言语行为, 作者介绍了推理模型(inferential model)和习语模型(idiom model)。Searle认为, 说话人对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和听话人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推理, 推理的机制可以借鉴Grice的交际理性合作模型。同时, Searle也同意某些间接言语行为具有规约性。与此相反, 习语模型则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用不着推理, 它们可以像习语一样直接被理解。接下来, 本书作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的时候, 介绍了有关礼貌的研究。关于礼貌有四种主要的理论模型: 社会范式型(social norm)、会话准则型(conversational maxim)、面子拯救型(face-saving)以及会话协约型(conversational contract), 其中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拯救型最为瞩目、最具影响。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还分析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使用言语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并回顾了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中使用语际语言(interlanguage, 又称中介语)的人在表达某一言语行为时所具有的语言特征, 以及对母语使用者和语际语使用者在表达同一言语行为时的语言差异的对比研究。

本书第五章讨论指示语。指示语是语言结构与语境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指

示语一般可以分为人称指示 (person deixis)、时间指示 (time deixis)、空间指示 (space deixis, 又称地点指示 place deixis)。此外还有社交指示 (social deixis)、话语指示 (discourse deixis, 又称语篇指示 text deixis)。与其他语用学教科书不同, 作者在讨论指示语分类的同时, 还对每一类的指示语进行了跨语言的比较,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Levinson (2004) 指出的有关指示语研究方面的不足。作者分别从人称代词的人称、数、性以及包括呼唤语 (calls/summonses) 和称呼语 (addresses) 的呼语 (vocatives) 等方面谈人称指示语; 从时间系统、时间指示副词及时态系统谈时间指示语; 从空间参照系、空间指示语法化、空间指代代词和副词、带指示标记的第三人称代词以及指向词语等方面对空间指示语进行跨语言的对比; 从社交指示的分类以及在不同语言中社交指示的不同表现方式来分析社交指示语; 最后作者还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简述了话语指示语的有关特征及功能。指示语是不同的语言所共有的语言现象, 它使自然语言具有了主观性、注意力相关性、意图性和语境依赖性。目前, 指示语仍是语用学领域研究最为不足的问题之一 (Levinson, 2004)。

到本章为止, 作者结束了对语用学经典论题的介绍, Levinson (1983) 曾经用一章的内容专门论述的会话结构并没有被包括进来这种安排是符合当今学科划分原则的, 因为会话分析原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分支, 它沿用的是民族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的研究方法, 有其特定的研究问题和严格的研究传统 (Have, 2004), 所以,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不属于语言学的语用学研究范畴。与其他语用学教科书不同, 本书第一部分的特点之一是一开头就介绍含意, 将这个论题放在首要位置, 尤其是详细介绍了 Levinson 在会话含意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就语用学的几个经典论题进行了一些跨语言的对比研究, 这也是在以往的语用学著述中所欠缺的。本书第一部分在各章的最后还简单提及相关研究的最新论题及研究的热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读者和语用学研习者在选择专题研究时提供参考。

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关于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面研究。作者首先在第六章介绍语用学与认知科学间的跨学科论题, 主要涉及 Sperber 和 Wilson 提出的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是认知语用学的核心理论, 其论点是: 从人类的认知角度看,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系统倾向于把关联性最大化。关联理论的中心是关联性。关联性是通过关联原则来体现的。关联原则包括关联的认知原则和关联的交际原则。关联性是由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s, 又称认知效果 cognitive effects) 和推理付出的努力 (processing effort) 这两个变量构成的函数。推理时付出

的努力越少, 关联性就越强, 语境效果也就越好; 反之, 推理付出的努力越多, 关联性就越弱, 语境效果也会越差。根据关联的认知原则, 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一致; 而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 话语或交际的其他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或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 (Sperber & Wilson, 1995: 260)。

根据关联理论, 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这是因为在交际时, 说话人有两种意图: 一种是信息意图, 即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 另一种是交际意图, 也就是让听话人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信息意图的意图。关联的交际原则指的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表明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这样的假设。最佳关联假设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明示交际行为具有足够的关联性, 值得交际对方为推理付出努力; 二是明示交际行为是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的、具有最大关联性的行为。根据关联理论, 交际的理解过程要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步, 在推断语境效果时, 根据省力原则, 按照语义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的大小顺序, 对可能的理解假设进行检验; 第二步, 当关联期待获得满足或需要放弃的时候, 就停止推理。

与Grice提出的what is said (所言之事) 和what is implicated (意指之事) 相对应, Sperber和Wilson区分了明说 (explicature) 和暗含 (implicature)。明说是对话语的不完整逻辑形式的推理发展; 暗含指通过语用推理而获得的交际假设。

关联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经历了不断的修改和充实。在该理论提出之初, Sperber和Wilson曾否定语用推理的模块性 (modularity), 认为语用推理是Fodor (1983) 的中心推理过程的一部分, 而中心处理器是具有很强演绎性质的推理—生成系统。但近年来, 关联理论的两位始创者放弃了上述观点, 改用心智理论 (theory of mind) 来解释话语的理解过程, 即话语理解需要一个特殊的、自动的推算方法, 这一方法有其特有的原则和机制, 其运作过程受关联的交际原则支持, 同时, 关联理论的理解步骤是认知过程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 (Sperber & Wilson, 2004)。

此前, 本书作者曾对关联理论的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 提出质疑 (Huang, 2001), 而Sperber和Wilson在他们近年的研究中却称“关联理论是一个可以用实验来验证的认知理论。”关联理论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理论, 它和其他的心理学理论一样具有可检验的结论。多数的语用学理论都沿用了哲学或语言学的传统, 强调理论的普遍性, 主要依赖人类的直觉而不是靠实验来验证, 而关联理论的提出者们尽力把理论的普遍性和可验证性结合起来。他们认为, 对关联理论作实验性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Wilson & Sperber, 2004)。这从某种程度上

回答了本书作者对关联理论的可证伪性提出的质疑,表明了在有实验证据的情况下,关联理论的某些结论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

1986年, 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一书出版以来, 关联理论一直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密切关注。国外的一些语言学刊物曾出专刊发表关联理论的研究成果, 英国伦敦大学的网页还专设了“关联理论网上通讯”栏目, 对认知语用学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本书第二部分在第七章讨论了语用学与语义学之间的界面及分工问题。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意义的, 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这两个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划分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整合观 (reductionism), 这种观点内部又分为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 一方要取消语用学, 认为与语言意义相关的研究都属于语义学的范畴; 另一方则认为语义学应被包括在语用学内, 不应单立语义学。与整合观不同的第二种观点是互补观 (complementarism), 这种观点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区别与分工还是应该保留的。尽管有不同哲学背景的人会对语义学或语用学有不同的侧重, 从总体上来看, 互补观更为语言学界广泛接受。

语言学家们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语义学和语用学进行区分, 比如Lyons (1987) 认为, 语义学研究独立于语境的句子或命题的真值和规约性意义, 而语用学研究依赖于语境的话语的非真值意义和非规约性意义 (也就是Grice所说的“含意”) 等。在这些需对语义学和语用学进行分工的意见当中, 真值观、规约观和语境依赖观最有影响, 但是它们还不能从根本上把语义学和语用学明确区分开来。比如, 在有些情况下, 语言编码意义并不能完全决定句子的真值, 有时语用因素也会影响一个被使用的句子的真值内容。另外, 有些语言表达式的规约意义与其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密切相关, 这也使规约观对某些语义现象的语义语用归属问题无能为力。尽管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分工问题还存在着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Recanati (2004) 指出, 语用释义的阐释学特征和语义释义的机械运算特征还是完全不同的。

在有关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工的论战中, Grice意义理论里提出的所谓意指之事的非自然意义以外的另一构成部分, 即所言之事部分, 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由于要提取所言之事这个部分的语义内容有时也需要语用推理, 所以本书作者把这种情况分析为对所言之事内容的语用介入 (pragmatic intrusion)。学者们从他们自己的理论视角给所言之事以不同的解释: 关联论者 (Sperber & Wilson, 1995; Carston, 2002) 把它解释为明说, 从而与暗含相对; Recanati (2004) 则提出了包含

三方面内容的语用增补过程,包括语境对话语命题内容的补缺、逻辑增补及概念成分的扩展、语义迁移。与前两者不同, Bach (2004) 认为所言之事在理解上不存在语用介入,有一种信息,其内容既不属于所言之事,也不属于意指之事,而是介乎于“所言”与“意指”之间,这种信息他称之为会话的隐性显义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由于它隐含在所言之事的内容当中,它是对所言之事的内容给予间接的强化、弱化或具体化。与上述观点都不同的是 Levinson 的观点。他认为,对所言之事内容进行语用介入所产生的新信息不是别的,而是新格赖斯会话含意 (neo-Gricea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综上所述,对所言之事作语用介入这个问题,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并未达成共识,在众多观点当中,本书作者认为, Levinson 的观点最符合元理论中经济原则的要求,认为从理论到方法都更趋合理。

本书作者黄衍曾对回指 (anaphora) 现象从句法学和语用学的双重角度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Huang, 1994)。后来,他对回指还进行过跨语言的研究 (Huang, 2000)。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八章,也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浓缩了他以往对回指现象和乔姆斯基约束论 (binding theory) 的研究心得,并借此对语用学与句法学之间的界面作出分析。作者认为,回指是句法学、语义学及语用学三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中心议题,也是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哲学等学科所关注的论题。研究回指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人脑的运作机制,进而为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习得中的逻辑问题寻找答案。作者在简单介绍了乔姆斯基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约束论对回指语和指代语 (pronominal) 的解释力。接着,作者指出,在跨语言的研究中,乔姆斯基的约束论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比如,与乔氏约束论中的第一约束条件相悖,有些语言的反身代词 (或称回指语) 并不受局部范围的限制,或者只受局部范围之外的某一成分限制。另外,由于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以代词作为回指语,乔氏约束论的第二个条件所说的“指代语在局部范围内是自由的”这个观点也不完全正确。由此可见,单靠句法学是无法完全解释回指这种语言现象的。于是,作者提出用新格赖斯语用学理论来解释回指。在 Levinson 对回指现象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书作者总结出了回指现象的普遍模式,然后运用 Levinson 提出的量原则、信息原则、方式原则,推导出修正后的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来解释不同种类的回指语。大量的研究事实表明,句法学和语用学之间是相依相存的关系:不结合句法学的语用学是空洞的;不结合语用学的句法学是盲目的。

本书自出版以来,可谓好评如潮。在国际著名的《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 上,有学者撰文称“这是一本优秀的语用学教科书”、“作者能把诸如

会话含意、前提等抽象难懂的概念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呈现给读者,这使语用学初学者不会因复杂的术语和过多的形式化描述而对语用学失去兴趣”;“这本书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内容新(最近的引文来自2006年),另外,对语用学与认知科学、语义学、句法学间的界面研究以及选用几百种语言作为语料也是其他语用学教科书所未曾做到的。”(Capone, 2007)除此之外,在互联网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ICLA)网、心理学家网、语言学网上通讯等知名网站都对这本书予以肯定,并普遍认为,从学术层次上说,该书不仅适用于语用学研究者,也同样适用于语用学的初学者;从研究领域上说,这本书同样可以让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研究受者受益;在书的内容安排方面,作者精心设计的练习以及书后的术语汇编更为读者消化理解书中内容提供了方便,这也是本书作为语用学教科书的独具匠心之处。从总体上来讲,这本语用学教科书在语用学的经典论题和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面研究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最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为读者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广开思路。

参考文献

- Bach, K. 2004.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L. R. Horn and G. Ward (ed.)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463-487.
- Blakemore, D.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 Capone, A. 2007. Review of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1036-1038.
- Carston, R. 2007.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 Davis, S. (eds.) 1991. *Pragmatics: A Reader*. Oxford: OUP.
- Fodor, J. 1983. *The Modularity of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reen, G. 1996. *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2nd ed.). New Jersey: LEA.
- Grice, H. P.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引进出版, 顾曰国导读)
- Grundy, P. 2008. *Doing Pragmatics* (3rd ed.).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 Have, P. 2004. *Ten Understand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thnomethodology*. Thousand Oaks: Sage.
- Huang, Y. 1994. *The Syntax and Pragmatics of Anaphora: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Cambridge: CUP.
- Huang, Y. 2000. *Anaphora: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xford: OUP.
- Huang, Y. 2001. Reflections on theoretical pragmatics. 《外国语》第一期。
-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UP.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引进出版, 何兆熊导读)
- Levinson, S. C. 2004. Deixis. In L. R. Horn and G. Ward (ed.)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 Lyons, J. 1987. Semantics. In Lyons, J. et al.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2*. London: Penguin. PP. 152-178.
- Mey, J. L.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引进出版, 徐盛桓导读)
- Peccei, J. S. 1999. *Pragmatic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 蓝纯导读)
- Recanati, F. 2004.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In Horn, L. R. and Ward, G. (ed.)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442-462.
- Sperber, D. and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引进出版, 何自然、冉永平导读)
- Thomas, J. 1995.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Verschueren, J. 1998.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London: Arnold.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 何自然导读)
- Wilson, D. and D. Sperber 2004. Relevance theory. In L. R. Horn and G. Ward (ed.)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607-632.
- Yule, G. 1996. *Pragmatics*. Oxford: OUP.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引进出版)

Preface

The aim of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an authoritative, up-to-date, and yet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pragmatics.

In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two main schools of thought can be identified: Anglo-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tinental. Within the former conception of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agmatics is defined a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eaning by virtue of, or dependent on, language use. The central topics of inquiry include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speech acts, and deixis. This is known as the component view of pragmatics, namely, the view that pragmatics should be treated as a core component of a theory of language, on a par with phonet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By contrast, other areas such a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would lie outside this set of core components. Within the Continental tradition, pragmatics is defined in a far broader way, encompassing much that goes under the rubric of, say,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ontinental approach represents the perspective view of pragmatics, namely, the view that pragmatics should be taken as presenting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every aspect of linguistic behaviour. Given the degree of overlap among the phenomena dealt with in other relatively well-establishe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of linguistics such as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neurolinguistics,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see how a coherent research agenda for pragmatics can be made within the wider Continental tradition. By contrast, the narrower Anglo-American, component view of pragmatics, which focuses on topics emer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r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delimits the scope of the discipline in a relatively coherent, systematic, and principled way. In this book, therefore, my discussion of pragmatics will largely be from the Anglo-American, component point of view.

This book is primarily written for second- or third-year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specializing in linguistics with little or no prior knowledge of pragmatics. It should also be suitable for students taking a linguistics option as part of a language, humanities, or social science

degree. Moreover, it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in anthrop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as well as linguistics.

The plan of the book is as follows. Chapter 1 is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The remainder of the book is the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covers those topics that are standardly included in a pragmatics textbook. Within this part, Chapter 2 is concerned with classical and 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ies of implicature. The focus of Chapter 3 is on presupposition. Chapter 4 is devoted to speech act theory, concentrating on the classic work by Austin and Searle. Chapter 5 provides an in-depth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types of deixis. Of these chapters, Chapters 2, 4, and 5 are relatively self-contained, and can be used independently. But Chapter 3 should ideally be read after Chapter 2, and certain sections of Chapter 1 such as Section 1.2 should be revisited after Chapters 2 and 8 have been read. Part II deals with topics which represent new ground in pragmatics, but which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any of the existing pragmatics textbooks. In particular, it focuses on various interfaces between pragmatics and other (core) areas of inquiry. Chapter 6 discusses the pragmatics–cognition interface, concentrating on relevance theory. The interface between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is the topic of Chapter 7. Finally, Chapter 8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pragmatics and syntax, focusing on anaphora and bin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part i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in Part I. Of the three chapters in Part II, Chapter 6 should be read after Chapter 2, and Chapter 7 after Chapters 2 and 6. Chapters 6, 7, and 8 are also linked to the student's parallel courses in cognitive science, semantics, and syntax. Each chapter of the book contains an extensive set of exercises and essay questions, and suggested solutions to the exercises can be found after the references. A glossary is provided before the references.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made in this book are based on a rich collection of cross-linguistic data. While English is the main exemplar language, data (where relevant and possible) is also drawn from a wide range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Chapters 4, 5, and 8.